

無辜沉淪

世上孤單的少年大抵都如此，在一無所有的窘迫中，在把苦悶默默吞咽時，會把無情的秋風當作有情，把散漫的月色也認作凝重。若他手中只有雋永的詩，眼中滿是不知什麼緣故湧出的清淚，他去哪裡尋找安慰呢？

批評家鄭伯奇說“郁達夫的小說是自傳體作品，郁達夫本人在小說裡扮演男主角，赤裸裸地揭露醜陋的自我。”《沉淪》中那個愛恨分明又自卑自賤的主人公，他將心事連同無助和盤托出，瘋狂地渴望著女子的同情，幾乎是赤裸裸地索取愛。他反復訴說著自己的孤單苦悶。不同的人在同一文字中可以看見他們所感同身受的，可無論是性還是民族主義都是產生人巨大焦慮的磁場，刺激著大多人的敏感神經。主人公無休止的悲情意識是對兩性關係裡弱勢地位與壓抑的轉移，是對失敗壓力的引流。

郁達夫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以苦悶心態著稱的小說家，能極致描身邊的困頓處境。這些特質讓我想到了日本的私小說。現在對私小說普遍的解釋：“對於私小說的概念，日本文壇一向有廣義和狹義兩種解釋。廣義的解釋是：凡作者以第一人稱的手法來敘述故事的，均稱為私小說。但人們多數傾向於狹義的解釋：凡是作者脫離時代背景和社會生活而孤立地描寫個人身邊瑣事和心理活動的，稱為私小說。”二十世紀初，是私小說蓬勃發展的年代，日本開創出了一種新的系統的文學體系，那個時候在東京學習的郁達夫也一定在某些程度上受到影響而嘗試創作。這種關乎于自身細微心理敘事，如像《沉淪》中主人公反復的自責和懊惱。

西方人大概很難理解中國人那種“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觀念，尤其對文人來說，身體是用來報效國家的，這時古聖先賢稱讚傳承的不變的情懷。而在幼時耳濡目染儒家文化的主人公那裡，對情欲的貪戀成為千斤重的鐐銬。我們從來都沒能掌握這令人絕望的世界，但至少身體是屬於自己的，能放聲大笑，能感受美好，能保留私密不可侵犯的領地。但僅有的這些屬於自然人的權利于主人公也被剝奪了，連最後一點自由也奪走，身體也從不屬於自己。最為有效的枷鎖往往無形，就像千百年都奉為聖訓的的教條竟可以把並無過錯的少年逼向自我毀滅。

難耐的又何止是內心的悸動呢？外在的巨變更令人懼怕吧。年紀稍長一些時，又突兀地闖進資本主義橫行的東洋，一個心智還未全的少年，就獨自承擔著內心的撕裂。可

這恰恰是“五四時代”年輕知識份子共同的命運，他們尷尬地橫互在前所未有的文化割裂裡，千年的傳統還未消亡，可新的一切就闖進來了。何為正義？何為道德？舊時代的一切再也不能庇護他們了，而西方的理論也未必能指引他們向前。

這世間種種難以承受的屈辱確是總要一些無辜的人來承擔的，而歷史是什麼？歷史從無意義，只是連續性地發生的事件罷了。卻也真真實實地懲罰著世人。

但時代孕育著文學，時代賦予文學作品意義。

同時代留學的知識青年在日留學的，相較于留學歐美的來說，文風思想都更為激進。這些青年應是收到了更為強烈的感召，這個相鄰的彈丸小國短時間就發生了如此的巨變，讓人如何不擔憂祖國呢？在文學創作方面，尤其以“創造社”為代表，歌頌著“為藝術的藝術”與最動人的無用的美麗。這種文風是極其動人的。其中郁達夫的小說、散文在那個時代輝煌的文壇能佔有一席之地，後人得以見到衰頹的美感獨特地存在于天才的筆下。他書中的人物反復的拉扯與反思，感染著不同時代的人心，即使相隔百年，彷徨的青年們也能從中尋找到一絲慰藉。

郁達夫像大多數身處那個時代的人一樣慨歎自己生不逢時，將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煩惱與苦悶指向這個黑暗的亂世，向不平等的制度發出了一個激烈的控訴。這不甚深刻但鮮明的態度、強烈的情感沁潤而出的作品中，頹廢與憎恨兩種交織的情緒不停翻湧。“既然生活是無味的，自然是死板的，自我也是廢物——既不能事業有成，又不能擺脫苦悶，就乾脆自我放縱。”這種病態展現一個從封建教條束縛中覺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悶。

“這裡就是你的避難所。世間的一般庸人都在那裡妒忌你，輕笑你，愚弄你；只有這大自然，這終古常新的蒼空皎日，這晚夏的微風，這初秋的清氣，還是你的朋友，還是你的慈母，還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與那些輕薄的男女共處去，你就在這大自然的懷裡，這純樸的鄉間終老了罷。”他的對山水依賴是無可奈何的逃避，當一切都無可改變的時候，這自然收容了他。好讓他不需面對兇險的外界。

“若有一個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若有一個婦人，無論她是美是醜，能真心真意的愛我，我也願意為她死的。”這讖語一般的獨白喃喃於口，他的欲望無處遁形。可為何美人就能告慰槁木般的二十一歲呢？她們尚似更為柔弱的浮萍，如何成為他的救贖。或者，在這無常是常的人間，從來沒有人真正得到拯救，更不論拯

救他人。誰不是迷途待宰的羔羊？但若是能苟且相依片刻，便可得這片刻安寧，人人都要去為愛情唱讚美詩了。

人在多無助的時候才會在悲痛中尋找存在呢？平原、大海、甚至兩個國家都容不下一個人的自尊嗎？在無意識中，他猛然發現眼前退無可退了。就像輕飄飄的落葉隨洪流而輾轉流浪，眼前的一切是自己的願望嗎？好像只是必然的安排，一點兒都做不得主的。當被無力感包圍的時候，通過反復的精神自虐來得一刻的坦然。“悲苦的中間，也有無窮的甘味在那裡。”必須時刻反復確認自己確實是痛苦的，這可憐人才心內安寧，所以在農夫將看見他笑意的時候，匆忙換上憂愁的面容。告誡自己一個擔憂著祖國並面對生活捉襟見肘的人是不該笑的，總不改有輕鬆愉悅的精神。

這是少年人獨有的可貴的自省，壯年之人身上何曾有這般劇烈的拉扯呢？後者鎮定自若的姿態就像掌握了一切規則贏家，他們從不有這無謂的自責。少年人，只有少年人有孤勇把這道傷痕展示於光天化日並反復觸摸，認作是自己的過錯，從而像一個不斷在神前懺悔的罪人，妄想當自我鞭答的苦行僧，來贖世間的種種罪過。

無邊苦海竟湧入一個無辜少年的心中。

“他近來無論上什麼地方去，總覺得有坐立難安的樣子。他上學校去的時候，覺得他的日本同學都似在那裡排斥他。他的幾個中國同學，也許久不去尋訪了，因為去尋訪了回來，他心裡反覺得空虛。因為他的幾個中國同學，怎麼也不能理解他的心理。他去尋訪的時候，總想得些同情回來的，然而到了那裡，談了幾句以後，他又不得不自悔尋訪錯了。有時候和朋友講得投機，他就任了一時的熱意，把他的內外的生活都對朋友講了出來，然而到了歸途，他又自悔失言，心裡的責備，倒反比不去訪友的時候，更加厲害。他的幾個中國朋友，因此都說他是染了神經病了。他聽了這話之後，對了那幾個中國同學，也同對日本學生一樣，起了一種復仇的心。他同他的幾個中國同學，一日一日的疏遠起來。”他沉默地咀嚼起自己的悲慘境遇，哪怕這更多的來源於他自憐自哀的意識。把同學當作仇敵，與兄長決裂，在倉皇的逃避中築起高牆堡壘將自我圈禁，一面將自我與整個現實為敵，一面又在卑微的祈求著哪怕一點回應。他把想像的暴力投射於人的身上，把所有人都一寸一寸地推開。“人的一切痛苦來源於對自己無能的憤怒。”而更軟弱的人，把一切憤怒最終指向自己。用自我掙扎毀滅來抵禦外界的衝擊。這個怯懦的少年，哪裡是他的桃花源呢？

現實中當一個人沉淪之時，樣貌何其可憎，所以他的內心所受到的煎熬不被正視，旁人猶恐避之不及。書中展現如此赤裸裸的真實讓人震撼，當每個人都誠實地審視自己內心的時候，那個有些卑劣的主人公，是每個你，每個我。

文末他高呼著“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裡受苦呢！”這一個看似脆弱無力的“沉淪者”，確是真正心存希望的覺醒者。“茫茫煙水回頭望，也為神州暗淚彈。”“沉淪”是那個時代弱國子民無法逃離的命運，而他以一己之身來反抗這種不平等，來表達對祖國的深情。正如《戲虐、陰謀與復仇》中第四十七首詩所寫：

“下落，

現在他沉淪、他跌落了——你們不時把他嘲弄。

而那真相是：他從高處而下走到你們之中！

他的至高之幸對於他就成了災難，

他的超光之速在追蹤你們的黑暗。”

他為美好的希翼殉葬。

可我還掛念著他只關乎自己的，渺小的命運。

若他僥倖得救，這自哀的少年會在動盪混沌的生涯裡同自己和解嗎？會連同那瘦弱的清影也一同原諒嗎？若有一日成為不動聲色的大人，他會不會把這些都當作年少時的不安而草草揭過？學會像一代又一代的人一樣，取巧地避開傷口，心無掛礙地過這一生。

若他放棄掙扎任肉身沉淪而下，他的靈魂就能輕盈地回到故土吧，回到面朝富春江的小小書齋裡，只有風雨晦明，春秋朝夕的風景，再不用每在秋風吹來的時候，只得漂流遠方。第一次，在異鄉清暉粼粼波濤陣陣的海上，終於得以將狼狽的自己放逐。